

SHISHANG WENZHAI

时尚文摘

肆

羡慕嫉妒恨

也有正能量

主编：武雅丽



YZL10890144667

“特别关注”

◆ 热帖子 ◆ 鲜客汇 ◆ 剧院坊 ◆ 扬声器 ◆ 随心听 ◆ 小书签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SHISHANG WENZHAI

时尚文摘

肆

羡慕嫉妒恨

也有(正)(能)(量)



主 编 武雅丽

编 写 《时尚文摘》编写组



YZLI0890144667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尚文摘·肆 / 武雅丽主编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11.9

ISBN 978-7-229-04543-2

I. ①时… II. ①武… III. ①阅读课—中学—课外读物
IV. ①G634.3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6808 号

时尚文摘(肆)——羡慕嫉妒恨也有正能量

SHISHANG WENZHAI(SI)

——XIANMU JIDU HEN YEYOU ZHENGNEGLIANG

主编 武雅丽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文 灿

装帧设计: 瀚语图传媒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<http://www.21txbook.com>

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19号财富中心财富三号B栋8楼 邮政编码: 401121

电话: (023) 63658772 63659770

天下图书淘宝官方购物网址: <http://shop67336925.taobao.com/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16 印张: 9.25 字数: 185 千

版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229-04543-2

定价: 14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调换: 023-6365895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CONTENTS

目录

成长篇·潮起潮落

- 02 我只做郭敬明 / 郭敬明
- 04 左右手的折纸年华 / 刘真言
- 07 我在人间,并非天堂 / 柏邦妮
- 08 审判童年 / 蒋方舟
- 09 再见同桌 / 徐光慧
- 11 出走 / 王晓宇
- 13 双城之恋 / 南在南方
- 15 私奔 / 张悦然
- 16 你的ABCD / 卷耳
- 17 谁的青春没有风吹过 / 积雪草
- 18 滴水之恩 / 秦文君
- 19 我毕业了 / 刘志军
- 20 当我和父亲谈起恋爱这件事 / 李世萌
- 22 流星闲草 / 七堇年
- 24 小半生 / 雪小禅
- 25 “小说家”苏有友 / 冷如玉
- 28 生命到了夏天 / 落落
- 28 一台冰箱的记忆 / 六六

特别关注

- 30 感动榜
- 32 剧院坊

- 44 选秀少女,你中了谁的毒 / 佟娜
- 45 好运如果过了头 / 漆非
- 46 大中国和小日本的大小之争 / 胡荣荣
- 47 你被谁批量忽略了? / 照日格图
- 48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/ 柴静
- 49 以杀猪的方式活出幸福感 / 梁阁亭
- 50 大学里的次文化宅男 / 张小哲
- 51 名人的醉驾杯具 / 丁锐
- 52 傻子和骗子 / 鲍尔吉·原野
- 53 疤在谁脸上 / 黄桐
- 53 羡慕嫉妒恨也有正能量 / Echo
- 54 空当是很重要的 / 蔡康永
- 55 被放大和夸张的名人 / 潘国本
- 56 你谈的不是恋爱,是寂寞 / 陈保才
- 58 一篇作文与一个人的前途 / 解玺璋
- 59 “用图片留住胡同”何其悲凉 / 韩浩月
- 60 被迫年轻 / 任万杰
- 60 有空小姐和篮板球小姐 / 王文华

特别关注

- 62 扬声器
- 64 小书签

锐眼篇·风尚视角

- 35 孩子被偷走了什么 / 张丽钧
- 38 丐帮知识分子 / 三斗米
- 39 孩子,且让我们彼此放手 / 西祠胡
- 40 靠谱究竟是什么意思 / 池莉
- 42 虚荣是罂粟的譬喻 / 麦家
- 43 别让辍学的比尔·盖茨误你一生 / 张作锦

轻吟篇·随心浅唱

- 67 “淘宝体”:建立在冰层上的温暖关系 / 韩浩月
- 68 忘记一个人,你就去看他 / 五味子
- 69 团购来的爱情 / 有风来仪
- 70 青春期偶像事件 / 闫晗
- 71 “微爱情”在敲门 / 晏如
- 72 忖度 / 刘仪
- 74 自由的滋味 / 梁文道
- 75 右耳听风 / 穆越



- 78 Hold住你的大学时光 / 韩承潢
- 80 不完美才是人生 / 季羨林
- 81 假如没有读书 / 郑俊甫
- 82 高明的骗子戴王冠 / 仇游
- 83 黑天鹅三十二转 / 吴淡如
- 84 给别人看的简历 / 安宁
- 85 人一有车就自卑 / 刘齐
- 86 别把秘密告诉我 / 徐勇
- 87 怎么知道别人是否喜欢你 / 伍君仪编译

特别关注

- 88 随心听
- 90 鲜客汇

谐趣篇·快意人生

- 93 请注意,暗粉出没 / 艾安
- 96 别说你是白领 / 王小柔
- 97 想当别人 / 星卒斋主
- 98 我是美女她二大爷 / 匹匹
- 99 我的家脏乱差 / 柏邦妮
- 101 与其晕菜,不如宅居 / 宅到天荒地老
- 102 名流与名士 / 孤岛
- 103 纽约老师与市长的广告骂战 / 高娓娓
- 104 早恋典范 / 六六
- 105 Y先生语录 / 流沙河
- 106 寂寞厨房 / 艾米
- 107 大叔拯救世界 / 蒋方舟
- 108 关于“媚雅” / 王小波
- 109 书生与江湖 / 朱国勇
- 109 “解读”孔子 / 云弓
- 110 当晒客遇上看客 / 战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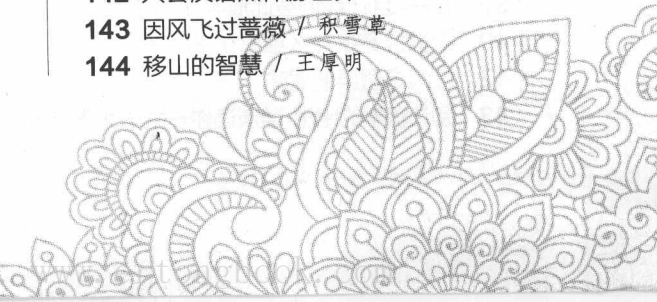
- 111 你寂寞吗? / 韩浩月
- 112 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 / 包益民
- 113 一只胜利大逃亡的鸡 / 余毛毛

特别关注

- 114 热帖子
- 116 星星索

旅途篇·彼岸花开

- 119 一个人,在路上 / 当年明月
- 120 很远很远的地方 / 韩昌盛
- 122 德国校园里的“授之以渔” / 薛德美
- 123 停停走走,行步巴黎 / 许晨悦
- 124 午夜邮递员 / 周洋
- 127 诱惑的脸 / 黑可可
- 128 加州阳光 / 谭啸
- 129 年轻时去远方漂泊 / 肖复兴
- 131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/ 赵赵
- 132 你我之恋,可以被模仿不可被超越 / 春马
- 134 慢行 / 安宁
- 135 万事万物都是神奇的入口 / 柏邦妮
- 136 错觉人生 / 鲍尔吉·原野
- 137 寻找你的暹罗之恋 / 安宿大魔王
- 138 你是哪国人 / 尹珊珊
- 139 瓦拉纳西小站的警示牌 / 菊韵香
- 140 鹦鹉流浪汉 / 张抗抗
- 141 留意美好 / 一月白
- 142 只会汉语照样游世界 / 陶然明
- 143 因风飞过蔷薇 / 积雪草
- 144 移山的智慧 / 王厚明



成长 篇

· 潮起潮落

我很高兴,我并非来自天堂,而是踏踏实实地活在当下,和大家一起共经人世。哪怕只有这一点,也足以使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感激。



我只做郭敬明

◇ 郭敬明

我是一个很入世的人。但是我性格中也有很理想化的东西,受各方面的制约,客观条件达不成,只能曲线救国,慢慢来,一步步走。其实我很早就希望有一本自己的杂志,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给出版界带来变革。但那时候我的年纪和能量都做不到,所以我慢慢熬,一直到今天,中国出版界可以看到我所创造的价值,全国“开卷”榜单显示,青春文学类前30名,有24本都是我们公司的书,这几乎已经是接近垄断的状况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们工作的价值会进一步显现出来,五年十年之后,再回头看看我们给中国出版界带来了什么,或者我们改变了什么,不一定是好的,当然也有可能是坏的,但是我们至少做出了一些改变,让人们看到了一些新鲜的东西,这是我深信自己的一点。

几年前我想做杂志,我就铆足了心思做杂志,不管别人说这是好,还是不好,不管别人说这是不是拉低了纯文学,我不管这些东西。我想

做我就去做到最好,包括我写《小时代》,我不管别人说它很拜金,充斥着名牌,我想写这样一个故事,告诉别人上海是什么样子的,或者我脑海里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,我就会去写。包括《爵迹》在《收获》上发表,别人会不会骂,我根本不管,当初就是编辑跟我约稿——因为采访黄永玉老师,他们叫我写一篇评论,写完之后,他们说如果你有稿子也可以给我们发,我说我正好在写一个《爵迹》,如果能发我就很开心。

我17岁就出道了。那个时候年纪小,连新闻里说一句我不好听的话,我都会难过很久,更何况是编一些我完全没干过的事情,那就更让我崩溃了。心情很不好时,我也会跟爸妈诉苦,跟周围的朋友说为什么会这样,明明没有说这话,明明没有做这事儿,为什么写出来会是这样?但我渐渐地发现,其实这些都很快的就过了,留不下什么痕迹,如果整天被这些事情困扰,就没有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所以后来我就渐渐不管了,因为久了你就会知道,哪怕再恶劣

的新闻,它一瞬间就会被更恶劣的新闻所取代。而且你身边的人、你在乎的那些朋友都知道,那些是假的。作家留下的是作品,而不是新闻;作为主编,留下的是一本杂志的影响力,而不是身上的一个什么花边消息。

我们确实没有经历过什么生死存亡的事情,之前采访黄永玉老师和秦怡老师,他们都聊过年轻时经历的战乱、饥荒,这些我们没有经历过。我们经历的是什么?高考的压力、学业的困惑、独生子女的孤单,这些东西好像很微不足道,跟前辈们经历的那种大时代的动乱很难相比。那没有办法,这就是我们的经历。所以我只能在我的生活里面写我觉得悲伤的东西。

但你不能说,在我们的世界里,因为没有经历过战乱,就不能体会悲伤。上一辈的人也体会不到独生子女的感觉,他们从小就是兄弟姐妹围绕在身边,他们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?知道父母只有你一个孩子,对你望子成龙的期待吗?这种压力他们能体会吗?高考制度下是什么感觉?他们不知道。他不能要求我们放弃自己擅长的东西,去写他们擅长的,我不要用自己的鸡蛋去跟他们的石头碰。

每个人的承受力,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脆弱程度,别人都无法想象。跟上一辈人是不一样的。上一辈人单纯地生活在一个大环境里,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,做一样的事,看一样的书。

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,每一个人的心灵隔阂与成长轨迹都相差十万八千里。我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更宽容,不要因为我了解你的东西,或者我看不懂你的东西就去质疑,如果这个东西真有几百万人、几千万人喜欢,那它一定有它的价值,无论这个价值是大是小,无论这个价值是不是属于你所熟悉的年代,你都不能全部否定它。就像我看长辈们的东西,虽然写的不是我成长年代的事,但我

还是会看到他们很牛的地方,比如技巧,比如对人性的挖掘。

真实的我就是崇尚名牌,我也不想去掩饰。每一次要拍照时,就换一身特别廉价的、朴素的衣服,给大家扮演一个好好学生的形象,我觉得没必要。如果你认为崇尚名牌是缺点,那我也不想掩饰这个缺点,我也会让你看到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,我也会有很肤浅、很讨人厌的地方,我不是完美的标本,我是一个真实的人。

我不想扮演一个意见领袖,我觉得那已经有人在做了,而且做得很好,大家也很喜欢,我干吗非要扮演成他那样。就像我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主编,一个优秀的出版人,我策划了大量的畅销书,但是我不能对每一个人都说,你也必须像我一样,你也来做主编,你也来做畅销书,那就乱套了。各自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情,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,我觉得就OK了。

我的年龄和我的阅历不足以让我相信自己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。如果有一个想法是错的,或者是片面的,那么我会让一批年轻人都产生这样的想法,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我不愿意去扮演这种卫道士,或者像鲁迅先生那样的英雄,我扮演不了。我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思想境界,我没有那么锐利的思想或者那么强烈的意愿要去变革些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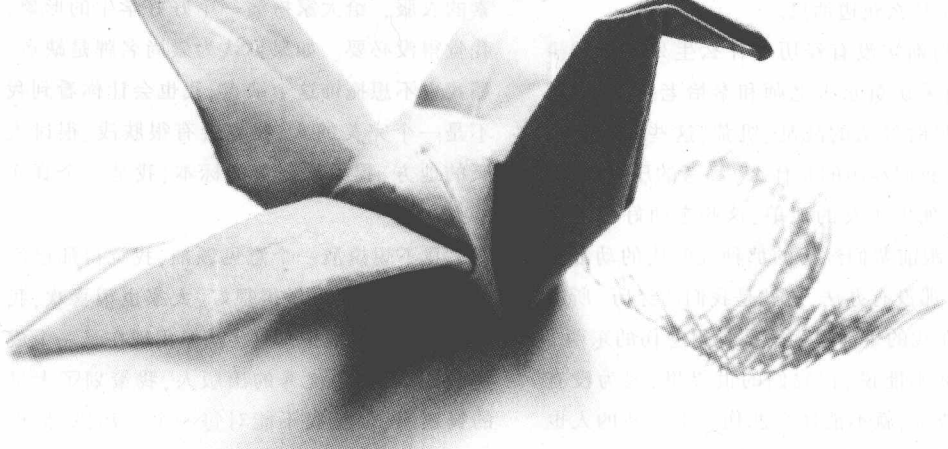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迷恋财富,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丧心病狂。我没去杀人赚钱,我辛苦劳动,每天睡四五个小时,辛辛苦苦付出,如果这样我都还不能赚到钱,那就太不公平了。几年来我都没有旅游过,我没有跟爸妈过过一次生日,我一个假期都没有,我一直都在工作。如果这样我都还不能成功,那这个世界就没有公平可言了。

我在完成自己一个又一个目标,实现自我的价值。我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照我的规划去完成,我只做我自己。



左右手的折纸年华

◇ 刘真言



我叫夏溪柔,是一个很不“淑女”的女生,青春活力,向往自由,过着典型的“90后”的生活。



“呀,小柔,你的稿子又被退回来了吗?”瑶儿看着我手里的稿子,有些幸灾乐祸。

“哈哈,溪柔同学,足足十次被退稿了啊!要不你就别写稿了,哥看你运动细胞不错,不如哥委屈一下,教你打篮球得了。”笙说。

“喂喂喂,你们算不算朋友啊,别人现在已经很难过了,你们用不着这样吧。小柔,别理他们,听我的,你最好先找个医生测测智力,不然,智力低了,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啊。”翼笑着说。

“够了!你们有完没完?”我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,“你们就等着瞧吧,总有一天你们会哀求着找我签名的,哼!”我冲出教室。

不知不觉间一抬头,才发现我竟然跑到了实验楼,因为是早自习时间,这里空无一人。呵呵,这还真是个疗伤的好地方。我一边想着,一

边坐到了楼梯上,整个人缩成一团,终于哭了出来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,上课铃响了,我当没听到,继续我的悲伤。突然有脚步声从背后传来,由远到近,最后停在了我身边。

“嘿,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?”

唔,他是在问我吗?我抬起头,看着眼前这个秀气的男生。“唉,我知道你,你是夏溪柔吧?”男生问。“你怎么知道的啊?”我打量着眼前的男生,完全没印象啊。“呵呵,我看过你的文章,在你博客上看到的。”男生笑得一脸灿烂。我“哦”了一声,低下头去。

“你看上去很不高兴的样子。”废话,你见过谁会高兴地一个人哭啊。我毫不吝啬地甩给他一个大大的白眼,起身要走。

“喂!凌祀!你搞什么啊,就算你是文学部部长,班主任可不认你这个官。”楼下另一个男生叫了起来。“哦,马上。”站在我身边的男生叫道。

唉,等等!文学部部长?我脑子灵光一闪,一把拉住了他的衣服,问:“他刚刚叫你什么?文学



部部长?你就是凌祀?”“唉,是我啊。”看到他满脸疑惑的脸就知道他被我的激烈反应吓到了。“哈哈!太好了!天助我也!”我大叫着,仰天长啸,“你看过我的文章吧?觉得怎么样?”

“啊,还不错啊,怎么了?有什么问题吗?”凌祀一脸雾水地望着我。

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坐在我旁边的凌祀听完我的叙述,豁然开朗。“怪不得你知道我是文学部部长的时候这么兴奋。”

为了我的文章,我拉着文学部部长,也是全校有名的才子凌祀,逃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课。

“所以,你可不可以帮帮我?”我一面哀求一面递上用来贿赂他的冰淇淋。“帮你没问题,不过呢,有交换条件。”“什么条件都可以!只要你能帮我登文章。”我连忙说道。“好!爽快!”他笑着伸出手,“合作愉快!”



“哇!好大的图书馆啊!”我看着琳琅满目的书不禁惊叹道,“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我们学校有这么大一个图书馆啊?”

“这里只有学校的领导和我们文学部的人才能进来。”凌祀一边说,一边找书,不一会我的面前便出现了一大堆书。凌祀把我摁在椅子上,“我看了你的文章,文采和知识量稍逊,所以,首先你得扩大你的知识面,增加你的阅读量。这些书你必须全部读完。”

“真的要读这么多吗?可不可以少点?”我看着面前的一堆书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不、可、以。另外,明天把你以前写的、没在博客上发表过的文章拿给我看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

“唉,其实你的用词不错啊。”很多天以后,

凌祀拿着我新写的稿子仔细研究。

“啊?你说哪里?”我望着一大堆书,我想,如果一直这样天天看书,我早晚会疯掉的。

“就是这个啊,‘当他说完,我的泪水已经湿了两行’很少有人会想到用‘湿’这个字吧。”他指着我的稿子说。

“哦,”我应了一声。咦,不对啊,我是写的“湿”吗?我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一把抢过稿子,“不对,不对啊,我写的是‘我的泪早已流了下来’啊!怎么回事,谁改了我的稿子?”不对啊,知道我在写稿子的人没几个啊,就只有瑶儿他们,还有凌祀。到底是谁在帮我呢?

算了,反正还是没发表。

我打电话给瑶儿他们,约他们晚上出来K歌,可他们居然全部都说在笙家里有重要的事情商量。

“我在学校外的文具店,你快过来,我要干大事。”我打电话给凌祀。“唔,那好吧,”他说,“那你在哪家具文店啊?”“One way。”



夜晚很静,静得只听得见我的奸笑声。

“喂喂喂,你没事吧?”站在我身边的凌祀问道,“你确定要这么冲进去?”

“我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。”我看着笙家的窗户咬牙切齿地说,“走啦!”我拉着凌祀冲进了笙家。嘿嘿,笙,你别忘了,我可有你家的钥匙!进了笙家,我就直冲笙的卧室,反正笙的父母出差去了。身后的凌祀被我拽得晕头转向,却不敢出声。

“唉!小柔你,你怎么来了。”出来倒水的瑶儿正巧撞上了我们,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。

“小声点,不然我撕烂你的嘴!”虽然她知道我不会这么做,但是还是乖乖地闭了嘴。

“噤”的一声,我一脚踢开了门。翼和笙坐在电脑前,正讨论着什么。我走近一看,咦?这

文章,很熟悉啊。

“瑶儿,你来看看,这里可不可以换一个词啊。”翼一边说一边喝了口水,转过头来,“噗!”就在看见我的一瞬间,翼将嘴里的水一下子全喷了出来,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“你咳嗽个什么啊!”笙听见了翼的咳嗽声很不耐烦地转过来,“我刚刚才想到……柔,你,你怎么来了?”

我走到翼身边,帮他拍背,“我是来算账的!”



“说吧,怎么回事。”我坐在沙发上,向面前的三个人兴师问罪。

“呵呵,柔,对不起。”翼陪着笑脸说。

“客套话少来,你们劫我的文章干什么?”我一脸的铁面无私。

“那为什么他不被审啊?这件事他也有份儿啊!”瑶儿指着我身边悠闲地喝着咖啡的凌祀,一脸不满地问我。

“嗯?”关他什么事?我转过头看着凌祀,却见他正对我心虚地笑着。我一把抢过他的咖啡:“你也给我坐过去!说吧,坦白从宽!”

“小柔,对不起,我们几个看你的文章每次都被退回来,心里很难过,所以就找凌祀帮忙,拦截你的邮件。我们知道错了,你不要生气

嘛。”瑶儿说着,把头埋得很低。

“为什么不告诉我?”我问道。

“因为你死要面子,我们怕伤你自尊。所以只好搞地下——”笙的话被我扑过去的举动打断了。我抱着他们,眼泪难以抑制地流出。

“傻瓜,你们这些大傻瓜!谢谢,谢谢你们,对不起……”“嘿,我有一个建议,柔,把它写下来吧,这个属于我们几个人的故事。”凌祀望着我说。

“好啊,好啊,这次,我们一起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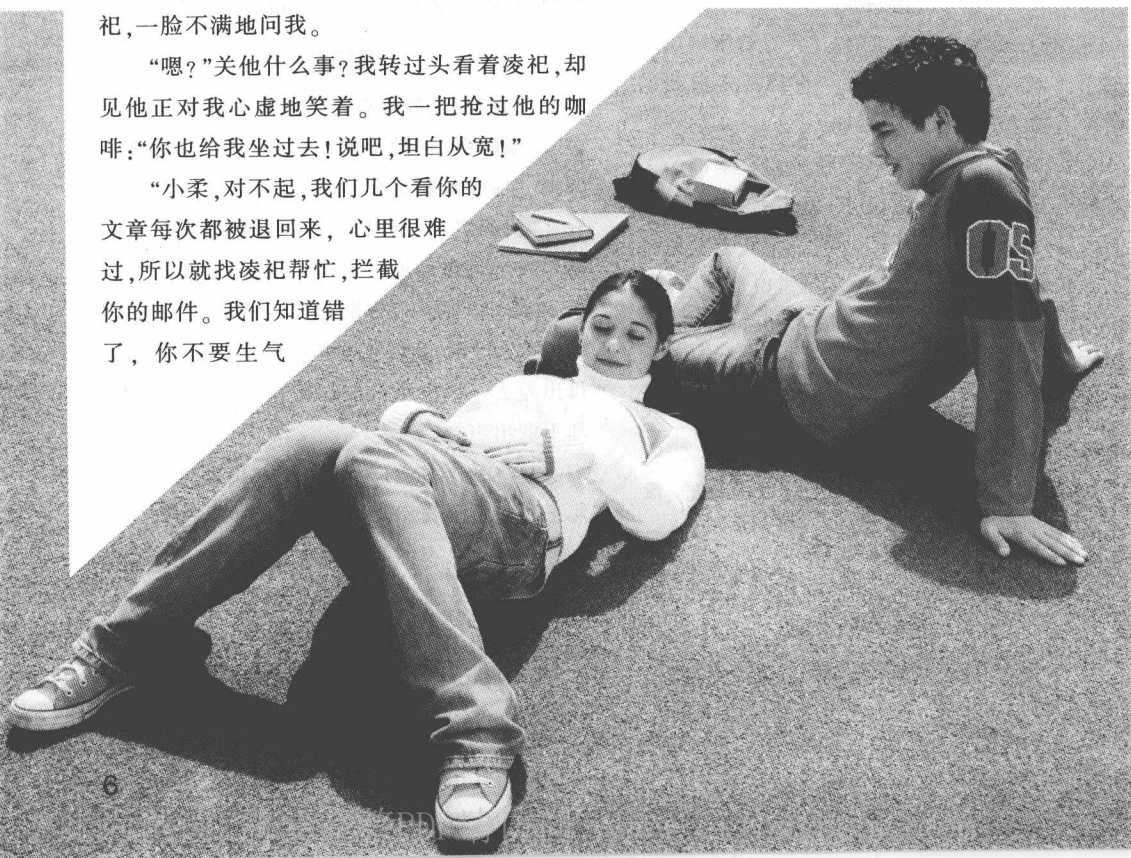
“嗯,一起!”



看着电脑上终于完成的文章,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“好了吗?”凌祀凑过来问我。

“啊,好了,这次一定要成功!”我看着我们的成果坚定地说。





我在人间， 并非天堂

◇ 柏邦妮

21 岁的一个午夜，为了鼓励刚刚失恋的妹妹，我写了一篇叫做《给我妹妹和那些早熟敏感的孩子》的文章。写完了，我很兴奋，叫醒了妈妈，读给她听。妈妈点了烟，一边听我读，一边笑得前仰后合。之后，我把文章发到网上。当时，我并不知道这篇文章会被那么多人读到、转载、喜爱，至今如此。

很多人不相信这篇文章出自一个 21 岁的女孩。我倒是觉得理当如此。21 岁，是一个信仰纯粹、理想坚定、喜欢大声呼喊口号的年纪。那篇文章，充满了信念和概念，但是没有阅历和温存。那是一篇充满了黑白分明的智慧的东西，我自己称之为“虚伪的智慧”。我在那个年纪喊了很多很多口号，每篇文章都写得像对整个世界宣战的战斗檄文。我仿佛一直站在最高的阵地上，大声地咆哮。那个时候，我一直在拼命地奔跑，不顾一切地奔跑，并且带着剪刀奔跑，谁敢阻拦我，我就把他拦腰剪成两半！

现在，我已经 26 岁了。这五年中，我改变了许多。很多人不复在我如今的文字中寻找到当初的清澈和坚定。但是，我不以我的改变为耻。我被这个世界磨损了很多，同时，我也为这个世界贡献了很多，虽然是微不足道的贡献。

我每天都在贡献出一块我心灵的拼图，妄图呈现给所有人一个广袤丰富的世界。我受了很多伤，但这些伤没有让我越来越冷硬，而是让我越来越温柔。我不停地发光和发热，希望这个世界还有一个人，需要我所发出的能量。我不再大声呼喊那些伟大的口号，我将那些语句深埋在心中。

和 21 岁相比，我变成了一个职业士兵：我不再豪言壮语、热血沸腾，我变得成熟、皮实、亲切、滑稽。我在积累更多的生存智慧，我深信，我如今变得更有效率。在内心深处，请相信，我仍旧是那个咆哮女郎，我仍旧相信，无论何时，咆哮都比呻吟更有力量。咆哮是一种生命的姿态，而并非狷介狂妄。我仍旧相信，这个世界的所有大门都会对我敞开，经由我的笔，经由我的文字。我仍旧相信，我可以像我写的那样活下去，我可以像我活的那样写下去。我仍旧相信，生命是一条险滩，与其徐行照影，不如置身其中，亲临大江大涛的壮阔。我仍旧相信，爱和勇气永不失败。我仍旧相信，要坚持理想，永不放弃，爱周围的人，一直到死。

我仍旧相信，爱，是我们唯一的道路。

其实，我心里一直明白，那封所谓写给妹妹和所有早熟敏感的孩子信，是我，那是写给我自己的信。是我，给未来的我，一生的我，写的信。那是一面心灵的妆镜，无论何时，都能映照出两个我：一个是坚定地站在最初的原点，坦然直视着世界的我；一个是随时在变，历经种种凡俗庸常，温柔搂抱着世界的我。我们叠化在一起，互为表里，宛如光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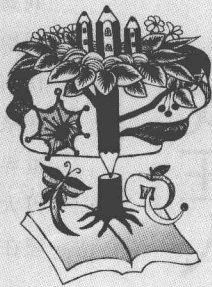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高兴，那篇文章，能给那么多的人带来喜慰和希望。我很高兴，我并非来自天堂，而是踏踏实实地活在当下，和大家一起共经人世。哪怕只有这一点，也足以使我对这个世界，充满了感激。

我身在爱中。



审判童年

◇ 蒋方舟



我知道那年我在子宫里干了什么。

我们不能改变行进的速率——走得太快是消极找死,走得太慢是逆天行事怪力乱神。但偶尔却可以怠工请假,暂时转个身,沿着“过去”的河流逆流而上。浮生偷得半日闲地检点一下曾经的旅程,人们把这个没有一点儿益处的动作叫做“回忆”。

然而事实上,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。为了让子宫里的场景重现,我甚至模仿胎儿特有的姿势,把拳头放在紧闭的双眼上,但这个举动仅仅引起了我眼球的一阵剧痛,并没有带我回到记忆中的天堂。

那么,我自己呢?我记忆的起点是不靠谱的子宫天堂,还是靠谱得像家庭录像?我耐心地回溯。

很久很久以前,我不能免俗地问父母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,我的父母也不能免俗地告诉我,我是从门口捡回来的。

我得意地说:“其实我早就知道了,因为我都记得。”

真的,我确实都记得,我记得我妈刚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出来之后放在水管底下冲洗,我还能指出我当时坐在厕所的哪块瓷砖,我还记得冰冷的水柱打在身上的触感,我还记得自己身上有一块垃圾的污渍用钢丝球擦了好久才擦掉。

我脑海里的画面是如此清晰和确凿,而且每次回放都能延伸再延伸,丰富再丰富。我甚至记得自己终于被洗干净,以人类的形象见天日,被抱起在镜子前——镜子里是个圆颅方趾的婴儿,红赤赤的皮色斑驳,我对镜子里的形象不满

地皱了皱眉头,镜子里的婴儿不怒而威。

对于虚假的童年,我历历在目,触感依旧;对于真实的童年,我一问三不知。

到底该相信什么?白纸黑字的出生证明,还是自己的记忆?——两者都噙着阴谋的笑,我有些发懵。

越是我们坚信的回忆,越是虚构?

对于记忆这个东西,到底是该嘴硬信其有,还是该心狠信其无?

记忆啊,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,就是把它看成静态的,看成计算机磁盘一样的序列存储器。

然而实际上,记忆是动态的。

我把时间比作河,是抄袭孔子的“逝者如斯夫”。那么该把记忆比做什么?我猜就连孔子也会抓破头皮想不出来,只得发出圣诞老公公的笑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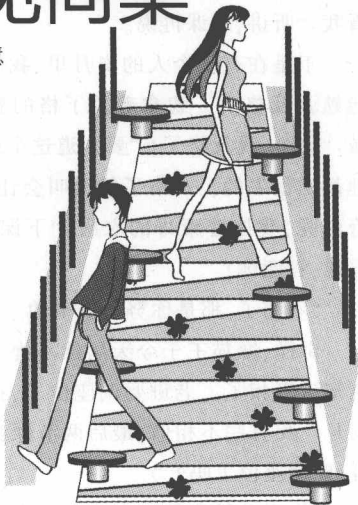
记忆不仅快速流动,而且这种流动毫无方向性。有时,昨天的记忆会裹挟着二十年前的场景涌到大脑前端。当人想要调出某年某月的记忆时,他面对的材料库可不是一架按日期排列整齐的档案架,而是一群乱舞的活物。

这都已经够让人震恐了,震恐之余让人更添沮丧的是:在一团乱麻中,我们甚至分不出哪些乱麻是自己的。大人的戏谑,别人的叙述,读过的故事和小说,戏院里上演的故事,攒动的人潮中偶尔得到的一瞥,全部溶解在记忆中,糅杂相融,你依我依,敌我不分。

童年的记忆是难辨真伪的。成年的记忆即使混乱,却有很多的心理材料辅助着去伪存真。但童年大部分都是视觉性的记忆。童年时的一切都像是舞台上一幕幕的场景,小小的自己被挤在观众群里,又气又急地只能透过大人的肘弯的空隙捕风捉影,看到一些移动的人

再见同桌

◇ 徐光慧



金黄的阳光照在我的桌角，我懒洋洋地把头伸过去，想承接阳光的洗礼。一不小心把康哥的书弄到地上了。他可是最爱书的，让他看到我把书弄到地上，他不杀了我。我以0.02秒的时间飞快地抢救复原，不料康哥一蹦一跳地从教室外冲进来了。我低下头，听见康哥压低嗓子在

说：“小样，下次再让我逮着，我让你好看。”

抬头看见康哥的眼正直直地盯着我，盯得我头皮发麻，于是我作小女生状，拽住康哥的斑马T恤：“康哥，我不小心弄掉了嘛！”哪料康哥面部抽搐，180度转身作狂吐状，我立马拍桌大叫：“xx康，我饶不了你！”

唉，做女生难，做小女生更难。还是恢复我假小子的面貌，否则某个人是要秒杀我的。

中午，桌肚里莫名其妙地多了一包零食，我心里一阵惊喜。莫不是哪个男生暗恋我，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买包零食来暗示我？我一边想一边偷乐，某个人可是说我这辈子都嫁不出去，等一下让他看看我也是挺吃香的。

不一会儿，康哥又一蹦一跳地出现在教室里。真受不了，高一了还跟个未成熟的幼稚男一样，每天做些让人恶心的动作，不可爱还要装可爱，一天臭美N遍，头发用定型啫喱抹了一遍又一遍。就他那样，整个一月球表面，还成天自命不凡地大喊，“我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……”

唉，越想越恶心，当初我怎么让班主任把

影。晚上还要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回想，不知不觉地，主角就成了自己。

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：在成年人视觉性的回忆材料中，很难看到自己本人。但是孩子却相反，孩子记忆里几乎一切的人和事，都是孩子的形体，穿着孩子的衣服，而他们的注意，也永远是指向自己。

这样说是不是很残忍？相信了那么多年的瑰丽奇遇原来都是自己骗自己。假如记忆欺骗了你，我的朋友，请不要哭泣。

失望又沮丧地，我们回溯记忆之旅已经到了头，远远的，知道前方就是记忆的源头。尽管知道它只是海市蜃楼欺骗性的景致，但是暂且上前看一眼吧。

记忆的源头啊，那是一个无底的地下蓄水池，所有的记忆，就都从那里排走了。

原来啊，每次回忆，都是一次神不知鬼不觉、自己也不自知的虚构。

如果想要保证回忆的绝对真实，那么，前提是要最大限度地放纵虚假。

记忆是我们的财富，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，由我们支配。未来无法插手，过去是我们唯一有能力改变的东西。

当再次闭上眼睛，放任虚假在你的脑海里奔腾，所有的记忆停止了排放和流逝，而开始倒流，开始丰沛，开始充盈。

你内心瞬间平静，宛如回到了子宫里的日子——那是非常湿润的、悄然的寂静。



我跟他调到一块了呢,真是瞎了眼。

“康哥,我桌肚里有一包零食呢!”我骄傲地冲康哥打招呼。

“噢,忘了告诉你,那是你林大哥让我放你桌肚里一会儿,他待会儿来拿。”

我倒!我看见康哥的眼神有些阴邪,过了一會兒他终于笑出声:“那哪是零食,是昨天晚上我们用废纸撑的一个食品袋!”

“xx康!”我如愤怒的母狼,一下子扑向他。

唉,冤家路窄,我们两个坐在一起没有一天不吵架,没有一天不大打出手,他在教室里大喊:“男人婆!”我则还他:“月球表面!”

围观的人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们互相损骂,可是过不了一刻,我碰到不会做的题,就会轻轻敲一下桌子:“康哥,不会!”他的头就会凑过来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题。关系好时,同学们都说我们关系不一般,可是一到争吵时,那脸翻起来可快了。但好起来更快。不可否认的是,我们至今还从未真正翻过脸。

期中考试过后,我被老班批评,一天一次,我哭丧着脸。

“要不要我帮你在群上大骂‘国宝’(老班)?”

“不用,我又没吃亏。”

“那你干吗老哭丧着脸,跟人家欠了你债一样,本来脸就臭,这样一丧,又臭又长!”

“你……”

唉,哪有这样的同桌,落井下石。

物理课上,我昏昏欲睡,刚想去找周公,手臂就被人揪得钻心疼。

“哎哟,你干什么呢?”

于是班上五十五双眼睛,加上物理老师那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齐刷刷地向我射来,我才意识到刚刚叫得太大声。物理老师只淡淡一说:“要闹,等下课再闹,这是课堂。”

我拿笔使劲捅他,他却不敢大声叫,我恶

狠狠地对他说:“下课,让你尝尝九阴白骨爪。”于是伸出手来做杀人状。康哥抹了一下汗,看看我:“听讲,下课再说。”

于是在有某个人的岁月里,我的物理竟然能勉强及格了。我拿着及了格的卷子抓狂地喊:“康哥,我及格了!”要知道这个班不少人物理都是很牛的,及格了就大叫会让他们笑话。管他呢,我拽着康哥的衣服:“下课,我请你吃雪糕,感谢你!”

“不用了,那是你努力得来的。”

奇怪,馋猫王子今天居然不馋了。下午我就知道真相了。老班要调座位了,把我和康哥调开。我有些不相信,最后两节课我问他:“康哥,要调座位了吗?”

“你不觉得我们坐在一起大半年了有些腻吗?”康哥转过脸来问我。

此时,我竟看不清那副眼镜后面的眼睛,心里有些小小的舍不得。毕竟我们当了大半年的同桌了,我已习惯了有他的日子。少了他我担心我上课会睡觉,做作业不会没人给我讲……

“哦,你腻了呀?”我失望地回答。不经意间竟问了一句:“你舍得我?”

康哥恶心得要吐,我立马又和他打起来。这最后的自习本想和他和平相处、好好珍惜的,可是……

晚上,座次表贴出来了。我在南边,他在北边,像两极,隔着无数个春秋。临别前康哥帮我搬桌子,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再见,他就和新同桌打闹起来了。我生气地望着他,心里有些失落,有些微凉。

翻开日记本,发现里面连记录他的一个文字也没有,于是大笔一挥《康哥传》。可是写什么呢?从什么时候写起呢?写某年某月某天某个人做了某件臭屁的事吗?还是某个人拿着镜子大叫看见唐伯虎?他可是一个人,一本活生



生的教材。

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有些感情是文字说不清的。如果以前好好珍惜,好好“利用”他这个人物资源,把人世间的笑料全挖掘出来,那该多好啊!可现在……抬头望向北边,他正和新同桌不亦乐乎,我竟有些嫉妒。在没有他的日子里,我跟其他同学开不起玩笑了,也没人上课提醒我听讲,我现在也不打瞌睡了。

午睡的时候,我习惯地轻轻喊道:“午睡了,康哥,别加班!”可是旁边竟无人抬起头答应我。我抬头望向北边,康哥已睡着了,我竟有些生气,又有些好笑。原来习惯真的可以成自然,只是再也没有人和我拌嘴了,伏在桌上,不明液体从眼角滑落,咸咸的,涩涩的。

那么,从现在起我是不是该潇洒地向康哥挥手告别呢?

4月的某一天,我冲着教室北边,边挥手边傻笑,嘴里没有声,心里却在喊:“再见同桌!”没人知道我在干什么,当眼泪溢满眼眶时,我才发现窗外风景依然如故。他们,不需要知道我在干什么,他亦是,我只是在青春里对那些逝去的東西告别。

“再见,同桌!”

出走

◇ 王晓宇



一回到家里,苏小宁的恐龙老爸就瞪大眼睛对她凶,你看看现在几点?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,放学不回家,跑哪儿去疯了?我给你们老师和同学都打过电话,有人说看到你和—个男生去约会了。小小年纪,学习不怎么样,早恋倒学得挺快。

苏小宁站在那里,倔强地梗着脖子,并不解释。恐龙老爸把手举起来,又放下,他说:“苏小宁,回房间反省,写一篇3000字的检讨书交给我,不许吃晚饭。”

天下父母都这样吗?那么我宁愿成为孤儿。

苏小宁在电脑上打下这句话时,猛然想起陈栋。放学时两个人站在街边聊了几句,回家后陈栋就被他老爸打得鼻子流血了。因为他老爸看见他拉着一个女孩的手站在街边,怎么解释他老爸都不听,认定了是他不学好。

陈栋说,什么时候能长大啊?长大了就可以离开家了。苏小宁叹了口气,说,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开家,陈栋沉默了。苏小宁骂他是胆小鬼,这句话激起了他冲天的豪气,他默默地打上一行字:我们一起出走吧,明天火车站见。

苏小宁一宿都没有睡好。第二天早上,她悄悄从老妈的抽屉里拿了5000块钱,然后像往常那样,背着书包,嘴里咬着一块面包去上学。淑女老妈在身后喊,放学早点回家,她答应着,溜烟跑下楼去了。

等走出了老妈的视线,她便撒丫子往火车站跑,远远地就看见陈栋等在那里,他的个子高高的,背影有些单薄和忧伤。



两个人决定去云南看古茶树。苏小宁有种逃离高压氧舱的快乐和肆无忌惮,像小鸟一样扑棱着翅膀。陈栋却皱着眉头,不无担忧地说:“老爸知道我离家出走,一定会暴跳如雷的。还有老师和同学们,他们要是知道我们一起离家出走,肯定会说我们私奔了呢!”苏小宁笑得像一朵玉兰花,娇媚清纯,她说:“我就是想让他们着急,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古茶树长什么样吗?等一下就知道了,你不开心吗?”

苏小宁和陈栋的离家出走在学校和家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,很快街头巷尾就传出了小恋人私奔的绯闻。苏小宁的恐龙老爸和淑女老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一边到处找校长、找老师、找同学、找警察打听,一边互相埋怨。

斯时斯刻,苏小宁和陈栋却在云南的一家小旅馆住下了。美丽的风光让他们暂时忘记了满腹的心事和一直担心的后果。大理的风花雪月,梅里雪山的晶莹剔透,古城丽江的诗意栖居,小旅馆的千年古茶树,他们驻足在每一处,流连忘返。

只五天的时间,他们就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。陈栋开始有些心烦意乱,甚至后悔和苏小宁荒唐地跑出来。他问苏小宁,不然,我们回去吧?苏小宁爽快地答应了,好啊,只是我们没钱了,口袋里的钱都花光了,看来我们是要被困在这里了。她看着陈栋慌乱不安的样子,有些想笑,现在的男生都退化了,他和刚出来时判若两人,此时他的胆怯那么分明地写在脸上。骨子里,苏小宁是不大喜欢陈栋这样的男生的,苍白、忧伤,做朋友勉强可以,做恋人根本不可能。将来自己若要谈恋爱,是决不会找这样的男生。苏小宁这样想的时候,脸颊上胭脂般红了一朵。

找了一家小网吧,上线,QQ上的留言雪片般飞来,有老师的,有同学的,有恐龙老爸和淑女老妈的。恐龙老爸和淑女老妈发了联合通缉

令:疯丫头,你在哪儿啊?钱够不够?恐龙老爸和淑女老妈知道错了,以后不再逼你往重点中学冲了,中等生一样是爸妈手心里的宝,我们不能没有你……

苏小宁看着看着,眼睛里像涨潮一样,她咬着嘴唇抹了一把眼泪,在QQ上给老爸老妈留言:我没钱了,你们快来救我啊!

“私奔”了7天,却像过了7年。

恐龙老爸和淑女老妈一起去云南把苏小宁接回来,两个人都没有食言,没有问她离家出走的原因,也没有再逼她疯狂地学习,所有的善后工作都由恐龙老爸去做。

搞定所有的事情,苏小宁还是没有勇气去学校,她害怕同学们嘲笑她跟男生“私奔”。恐龙老爸一反常态,没有给她施压,也没有像以往那样讽刺和扬沙子,而是笨拙地鼓励她,别怕,拿出当初出走的勇气,身正不怕影子斜,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打的去吧!

苏小宁忍不住笑出声来,天天板着脸的恐龙老爸原来也会幽默。其实他的压力也不小,但他却仍然要笑着在这里安慰自己。苏小宁第一次站在老爸的立场上考虑问题,她有些哽咽地说:“相信我,我真的没有早恋。”恐龙老爸狠狠地点了点头。

一年后,苏小宁以全市一百名以内的成绩,顺利地考上了重点高中,她终于也当了一回尖子生。

去拿考试成绩的那天,她碰见了同样考上重点中学的陈栋。

苏小宁低着头用脚在地上画着圈圈,咕嘟冒出一句,我们一起出走吧?走出去很远的陈栋回过头来,慢慢地走到她跟前,抓起她的手,在她的掌心里写下几个字——大学校园里见。

苏小宁做了一个V字手势,然后转身往家里跑,她要把好消息告诉恐龙老爸和淑女老妈,让幸福像花儿一样开遍自家的狗窝。